

## 主題特展

### 言猶未盡： 且從「陽光穿透的歲月」書展說起\*

孫康宜\*\*

#### 滿懷感恩，言猶未盡

早在去年（2019）暑假，我的母校東海大學已經開始籌備有關拙著和家父孫保羅（原名孫裕光）的手稿聯展。當時的館長彭懷真教授還特地來到耶魯大學，很辛苦地帶回了家父的書法和文稿等資料，其誠摯之心意令我深受感動。當時我和彭教授協定，該展覽將安排在 2020 年 4 月 13 日（即復活節的次日）開展。不久之後，我和外子 C.C（張欽次）很快就訂好「次年」將要拜訪東海大學的詳細行程。幾個月下來，我們一直努力為臺灣一行作準備。遺憾的是，後來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（COVID-19）的全球疫情日漸嚴重，我們只好取消原訂的臺灣行程。



2018 年孫康宜與張欽次於  
耶魯大學慶金婚

令人感動的是，即使受全球疫情的嚴重影響，東海大學圖書館（在新館長楊朝棟教授的領導下）仍堅持如期進行辦展之事。我要特別感謝王茂駿校長、江丕賢院長、和張玉生教授的全力支持。此外，此次策展人王雅萍館員那種持續努力的精神，尤其令我感動。她不停地為展覽之事賣力，絲毫不放棄原來的計劃。（在這期間，館內的曾昱媄小姐也幫了大忙）。難得的是，王雅萍特富想像力，她把這次展覽的標題定為「陽光穿透的歲月」實在令我佩服。就如我在展覽開幕式當天的視訊上所說，這個題目正好捕捉了孫家人如何從白色恐怖的陰影走向光明的過程，而正巧孫氏的英譯就是 SUN（即太陽的意思）。同時，展覽中也特別展出家

\* 編按，承蒙孫康宜院士為此展覽特撰本文，並提供家族珍貴照片，敬申謝忱。

\*\*東海大學外文系第八屆傑出校友、本校文學院榮譽講座教授，中央研究院暨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(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)院士，美國耶魯大學講座教授。

父「從黑暗到光明」的講道影音檔。又，標題中「穿透的歲月」一詞尤其引人注目。它意味著：穿透的歲月不是一種直線型的時間概念，而是代表永恆的象徵，因為過去的時光總是永遠存在而穿透一切的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轉眼間我已經從母校東海大學畢業五十四年了！真不敢相信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已經過去了。（我於 1962 年進東海大學外文系，1966 年畢業）。如今回憶當年 1960 年代在東海校園受教育的情景，一切還是歷歷如繪。那些寶貴的記憶在「陽光穿透的歲月」中一直在我的腦海裏被存留了下來。

也正是因為這種難忘的記憶之堆積，使我前幾天在視訊結束時，有一種「言猶未盡」的感覺。當時由於說話說得太快（因想說的事太多，又怕時間不夠），有不少遺漏之處。例如，在視訊中，我曾談到 1966 年 6 月間，我父親因為重病在身，只有我母親一人代表孫家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。當時張欽次（當時我們尚未結婚）也在場。但我卻一時忘記提起我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人：那就是欽次的父親張綠水先生。那一年他到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參加我的畢業典禮，尤其讓我感到溫馨。凡是讀過我的那本《走出白色恐怖》的讀者們，大概都會記得該書的第 15 章寫的就是「務實的拓荒者張綠水」。他是在白色恐怖期間為我們雪中送炭的其中一人，而且他是虔誠的基督徒，是他引領我們全家人信主的。



1966 年畢業典禮與母親於  
路思義教堂前合影

### 記憶深處的故事

在此，我還希望藉著這篇短文，再作一些其他的補充。首先，在展覽開幕式當天的視訊中，我曾經概括性地提到：我最感激母校東海大學給我的基督教教育，但當時並沒有機會深入發揮這個話題。一直到視訊結束之後，我才想到，其實我一直有個深埋心底的記憶，那是與五十多年前，我在東海大學校園所接受的「基督教教育」息息相關的。

且說，1962 年秋天我一進東海大學，很快就加入了校園裏的基督教

活動。當時，家父才剛從監牢出來兩年，我的內心還是充滿了惆悵的情緒，所以東海的青年團契活動也就成了我的精神慰藉。每回與基督徒學生們交往，尤其經常和他們一起到美麗的古堡等處唱詩並閱讀《聖經》，總覺得這個世界還是美好的。但一直要到 1964 年秋天，我開始到生物系的教授歐保羅(Paul Alexander)及其夫人 Lucy Alexander 的家中參加定期查經班之後，我才慢慢開始領悟到所謂「基督的恩典」之福音。記得當初我們在歐保羅家中所唱的第一首聖詩就是「奇妙的恩典」(“Amazing Grace”)。就在那一段期間，我瞭解到歐保羅夫婦兩人的不尋常之背景。首先，他們很早就結婚；當時(1951年)兩人結婚時，歐保羅才 23 歲，剛開始唸生物系的博士學位，而 Lucy 也剛唸完她的護理學位。1955 年歐保羅還在撰寫博士論文時(那年他才 27 歲)，他們一同得到神的感召，立志要為基督獻身作工。1958 那年 10 月歐保羅取得了 Indiana Central College 的博士學位，不到一個月之後，兩人就以美南長老會宣教士的身分一起到東海大學服務。當時他們已有了三個孩子，即長女 Anne 及兒子 Stephen 和 Philip。次年(1959 年 12 月)他們的第四個孩子(即女兒 Dorothy)出生在東海校園。所以，他們有個令人羨慕的標準幸福家庭。

然而 1965 年的 8 月和 9 月間，歐保羅的家中突然連續發生了兩次喪子的悲劇，一時令人感到晴天霹靂，整座大度山的一草一木也為之黯然失色。首先，歐家的 10 歲男孩 Stephen 在花蓮不幸染上腦膜炎(encephalitis)，於 8 月 20 日去世。不用說，做父母的歐保羅和 Lucy 是何等的傷心！然而，他們相信上帝一定能幫助他們克服那喪子的悲痛，也相信上帝當初帶領他們到東海大學從事奉獻的工作，必有其美意。

但沒想到，不到一個月，他們的 8 歲男孩 Philip 也相繼去世。原來 9 月 18 日那天，歐保羅帶著兒子 Philip 和三位小同學一起到美麗的古堡附近野餐。Philip 興致一來就爬上了古堡，想和朋友們玩捉迷藏的遊戲。誰知 Philip 在走下危梯時，不幸失足而跌倒在 50 英尺下頭的坑底，立刻不省人事。後來在醫院裡，一切急救都無效，終於在 4 小時之後去世。

還記得，那天消息傳來，全體師生都按捺不住心裡的悲痛。後來，在中文系執教的陳曉蕃老師曾經發表〈葬禮〉一文，登在《中央日報副刊》上。文中曾引用許多東海人的話，有些引言是我終身難忘的一例如：

「從老遠的美國到臺灣來，一下子失掉了兩個孩子，要是我，我會發瘋」、「只是小菲立浦去得太突然，死得太可憐……」、「啊，更心碎的當然是做母親的……。」(〈葬禮〉一文後來收入《陳曉薈教授著作專輯》，謝鶯興編，東海大學圖書館，2018，頁 53-56。)

最讓我感到驚奇的是，內心充滿悲哀傷痛的歐保羅和 Lucy 居然在葬禮幾天後的主日崇拜中，兩人一起合唱讚美詩。當時坐在路思義教堂裡的我，禁不住流下了一連串的眼淚，我一邊擦淚，一邊定睛注視著這一對夫婦。心想：是什麼力量使這他們能在如此艱難的情境中，還能勇敢地站起來，依舊向神獻上感恩的心？如果根據常人的判斷，歐保羅夫婦的行動不是有些反常嗎？

不久我就從歐保羅和 Lucy 的生活見證中，得到了答案。我發現，他們夫婦的堅定信仰乃是他們戰勝苦難的秘訣。他們深信，只要抓住對神的「信心」，上帝的大能就會賜下奇妙的恩典(amazing grace)，讓他們繼續走上那個擁有充滿愛與希望的生命道路。於是，歐保羅和 Lucy 開始熱心幫助周圍的人—包括照顧無家可歸的孤兒。歐保羅曾說：“After the loss of the boys, our home was more open. God gave us a bigger family.”<sup>1</sup> (「在我們痛失愛兒之後，我們的家變得更加開放。上帝賜給我們一個更大的家庭。») 這也印證了吳德耀校長在 Philip 的葬禮之後，親自對歐保羅所說的話：“God must have something special for you to allow you to suffer in this way.”<sup>2</sup> (「上帝一定要托付給你特殊的使命，否則不會讓你遭受這樣大的苦難。」)

後來 1966 年我從東海大學畢業，聽說次年 Lucy 又生了一個女兒 Emily。不久他們也領養了一個 8 歲的臺灣男孩，名叫 Gordon。(原來當初 Gordon 是他們的好友 Gladys Aylward 所領養的孤兒，但因 Gladys Aylward 突然生病去世，所以歐保羅夫婦後來自願收養了 Gordon，並以親生子善待之。)

---

<sup>1</sup> 並參見網上文章，“Listening with the Heart,” by A. James Fuller & Michael G. Cartwright with Hannah Corbin, p.46. [https://www.uindy.edu/eip/files/alexander42\\_49.pdf](https://www.uindy.edu/eip/files/alexander42_49.pdf)

<sup>2</sup> 並參見網上文章，“Listening with the Heart,” by A. James Fuller & Michael G. Cartwright with Hannah Corbin, p.47. [https://www.uindy.edu/eip/files/alexander42\\_49.pdf](https://www.uindy.edu/eip/files/alexander42_49.pdf)

## 奇妙的恩典

1968 年我到了美國留學，後來很多年都沒再聽到他們的消息了。

沒想到，我來到美國的次年，我自己也體驗到了喪子之痛。1969 年 9 月 20 日那天，我在普林斯頓的醫院裏生下了一個男孩，名為 David(中文名字張岱暉)，但嬰兒只活了四十天就生病去世了。當時我們兩人都還是留學生，不但學業未成，而且經濟上十分拮据，連埋葬嬰兒的費用都拿不出來，兩人的艱苦自是難以形容。爲了生存下去，我自動休學一學期，到普林斯頓附近的 ETS (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)中心找了一個臨時的工作，每個鐘頭只賺一美元的工資，幸而我當時已有綠卡，才幸運地獲得這樣的一份工作。每次到 ETS 上班，心情都籠罩著無比的憂傷。記得有個名叫 Jessica 的同事，經常安慰我。直到有一天，她贈我一本倪柝聲(Watchman Nee)所寫的英文書，題目是：*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*.這才把我又帶回到了「信心」的軌道上。當時除了我的父母經常從臺灣來信鼓勵我們以外，我偶爾也會想到歐保羅夫婦在東海的經歷。我不斷地勉勵自己：必須抓住信心，要學習歐保羅和 Lucy 的榜樣，只要藉著神的大能，自然能平安地勝過一切。



1968 年 8 月，孫康宜與張欽次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結婚

在那以後許多年，我和先生欽次一直在事業上和生活上不斷地努力奮鬥。後來我 42 歲那年(1986)，有幸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女嬰，名叫 Edith(張詠慈)。如今，女兒 Edith 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。

2014 年 6 月 17 日歐保羅以高齡 86 歲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 Greenwood 城去世，我終於有機會聯絡上歐保羅的妻子 Lucy Alexander，並給她寫了一封長信，信中談及東海當年的往事，並向她致意。她的女兒 Anne 居然立刻代她回信，表示感謝。

我永遠忘不了，在 1969 年痛失愛兒 David 的那段期間，我經常在想：「我今年才 25 歲，怎麼能活到 50 歲？」但我今年已經 76 歲，自己內心卻覺得比當時 25 歲的「我」還要年輕。半個世紀以來，神十分眷顧我們，許多奇妙的恩典都是我們所不配得的。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，我深深地意識到，上帝總是幫助我們把「壞事」變成「好事」，讓我們感到福杯滿溢，受用不盡。也讓我們深信，只要藉著「信」，凡事都能。

也就是由於這個緣故，使我更加感謝母校為我和家父孫保羅（以及孫家）舉辦這個「陽光穿透的歲月」的書展。尤其在這個 COVID-19 疫情還在蔓延的時刻，使我更加體會到：只要凡事藉著上帝的大能，黑暗終究會走向光明的。



孫康宜

寫於美國康州木橋鄉

2020 年 4 月 26 日

六歲的孫女在戶外創作一個「太陽」形狀的作品。她說，這是因為她的 middle name 是 Sun(太陽)。「太陽」恰好是這次展覽的主題意象。